

籌募先驅 六七年農圃道校友



受訪者（從右起）：

董家池校友（1967／會財）：「董家池校友獎學金」（成立於二〇一四年）、「楊汝梅博士暨夫人紀念獎學金」（成立於二〇一〇年）主要發起人及策劃人

袁慧珠校友（1967／英文）：「一九六七校友獎學金」（成立一九七七年）主要發起人之一

饒美蛟校友（1967／經濟）：「饒美蛟校友獎學金」（成立於二〇〇九年）、「楊汝梅博士暨夫人紀念獎學金」（成立於二〇一〇年）主要發起人之一

■ 訪問及整理／曾嘉欣

雖然在發展資源上並非居於中大其他成員書院的前列，但新亞一直致力通過各類獎助學金，嘉許及支持優秀或有經濟需要的同學。多年來有幸得到不少新亞人無私奉獻，捐款設立不同的獎學金嘉惠學弟妹。書院於去年底特意專訪了兩代支持書院成立獎學金的校友，分別為一九六七年及二千年的校友，邀請他們分享昔日在新亞的點滴和成立獎學金背後的故事。今期將率先刊登六七年農圃道畢業校友之專訪。

● 幾位都是新亞六十年代的資深校友，當年為什麼會入讀新亞？

董：當年中大只有三間成員書院：新亞、聯合、崇基，那時家住九龍，聯合書院當時位於港島區不太方便，主要



楊汝梅教授與六七屆會財系畢業生合照

投考崇基與新亞，獲得新亞取錄，就成為了新亞人。

袁：我唸高中時，因緣際會下報讀了新亞為中學生開設的英文暑期班，因而認識了一些很好的老師和朋友，度過了愉快的暑假。後來考大學時，雖獲崇基學院的中文系、地理系和經管系取錄，但卻因那年暑假的美好回憶而對新亞有了特別的情感，所以最終選擇入讀新亞。

饒：我是南洋學生，當年在汶萊的一所華文中學畢業後，想升讀大學。有一天在馬來西亞出版的《學生周報》上看到一篇有關南洋學生在新亞書院讀書的文章，便心生嚮往，繼而報讀新亞。當年汶萊華校中學畢業學生大多到新加坡和台灣升大學，而我是來香港讀書的第一人。我在一九六三年入學時，新亞大約有十多位南洋學生，據我所知，最高峰時有八十多位。除了南洋學生外，新亞也有來自日本等地的同學，校園相當國際化。後來中大正式成立後，因為

受政府資助，有關方面要求將學額留給本地學生，我便成為新亞最後一批南洋留學生之一了。

● **相對中大其他書院，新亞有什麼獨特之處？**

饒：新亞的文學院當時在三間書院中是最優秀的，有許多大師級學者都在新亞任教，包括錢穆、唐君毅、牟宗三、潘重規、牟潤孫等先生，師資水平即使港大中文學院也遠遠不及。商學院的師資也數一數二，如楊汝梅教授是美國第一位獲得會計學博士學位的華裔學者，新亞創辦人張丕介教授也是經濟系的主持人。三間書院的商學院當中，以新亞開辦的學系最齊全，學生人數亦最多，當時崇基主修經濟的學生也要來新亞校園上課。新亞的中國傳統文化氛圍也是較濃厚的，書院很重視通識教育。

袁：新亞的學生主要來自基層，家境並不富裕，當年大多數是讀中文中學



楊汝梅教授與會財系學生郊遊合照

出身的。

● 當年在新亞的生活是怎樣的？有沒有
一些難忘的經歷或人物？

袁：農圃道校園雖小，但卻令人覺得很舒服，每個同學碰面都會打招呼，老師和職員也與學生關係密切，尤其一家人。我的校園生活圍繞着四個地方：籃球場、圓亭、飯堂和圖書館。同學們在沒有課的時候都喜歡聚首談天，不論年級系別，「上三屆下三屆」差不多全都認識。且當時一年級生必修「中國通史」、「大一英文」和「大一國文」，所以入學初期已有很多機會認識其他院系的同學。

董：當時新亞的老師很多來自國內，說話帶着不同地方口音，本地同學大都聽不懂。那時就要依靠通曉普通話的同學，借他們的筆記參考，再自修溫習。新亞有不少來自南洋的職員或同學，如院務主任張端友先生及甄文顯同學等，他們喜歡打羽毛球，下課後就聚集在禮堂打球，在他們的教導之下，我亦經常

與他們切磋球藝，關係十分融洽。文學院的同學比較文靜，不時在圓亭下喝茶下棋。那時同學成立了不少興趣小組，如柔道、劍擊，雖然校園地方不大，但也善用操場和禮堂每吋空間舉行活動。

袁：新亞當年宿位不足，四年級同學獲優先考慮，我在最後一年住進了宿舍。男生宿舍佔了兩層，女生宿舍只有一層。宿舍四人一房，在同房中有二人是我的中學同學。

饒：我較幸運，因為是海外學生，所以四年都獲派宿位。當年在宿舍認識的同學，有些後來變成了終身的好朋友。

袁：那時宿舍規條很嚴厲，午夜十二時關閘，遲歸的宿生要爬牆越網回宿舍。

饒：宿生們時常外出吃宵夜，很容易就過了關閘時間回來，我想差不多每個宿生都曾經爬牆回宿舍！一過關閘時間就會停電，勤奮的同學會點蠟燭挑燈夜讀。



新亞英文系歌劇 Trial by Jury 全體演員、老師與導演等。

袁：我們英文系有位靈魂人物 Father Egan，專門教授莎士比亞文學。他每年都籌辦一場音樂劇，演出同學以英文系為主，耶魯大學的導師（Yale Bachelors）和一些其他系別喜歡唱歌的同學也會加入，主要在學校禮堂進行幾晚的演出。Father Egan 帶領演出籌備工作，也時常鼓勵我們不要在音樂天份高低，盡量投入和享受過程，這些都是很難忘的經歷。

董：在新亞的四年，楊汝梅教授對我影響最深。我由第一年到最後一年都有修讀他的課。會計系同學有個傳統，每逢農曆年都會到楊老師家中拜年，老師對各同學就業情況，垂詢甚詳。我畢業後加入政府稅務局工作，那時在稅務局工作的全部都是來自理工學院會計系或香港大學的畢業生，而我是第一批中大畢業生進入稅務局。我告訴老師，學校唸的都是美國書，沒有準備考英國會計師試，但在稅務局工作就採用英國式會計系統，於是又要忙於重新考取英國專業會計師資格。楊老師十分關注學生

畢業後的情況，而當時新亞商學院不少老師也會主動幫助學生找尋工作或實習機會，我們都很感謝老師們這些無私的奉獻。

饒：我也有兩年修讀楊汝梅教授任教的大一、大二會計學的課，後來出國深造時與他保持聯繫和互寄聖誕賀卡。另一位重要的老師是張丕介先生，他是新亞創辦人之一，亦是經濟系系主任，可惜張老師在一九七〇年因病逝世，當時我正好在外國。

袁：另一件難忘的事就是我們畢業那年正值六七暴動，還記得當年在新亞圖書館溫習時外面在落雹，晚上實施宵禁，氣氛相當緊張。有些男生外出吃宵夜時被打並帶上警局，宿生們都害怕得不能入睡。

饒：我們在考學位試時發生暴動，當時社會動盪，公司減少聘請職員，又掀起移民潮，當年畢業同學都不禁感到前途茫茫。幸而後來香港經濟得以迅速發展，其後六七年的同學大部分都有不



六七年畢業校友於農圃道校園舉行四十周年重聚活動

錯的成就。

● 在學時有領受過獎學金嗎？當時的學生有沒有其他經濟援助？

袁：我入學時曾獲新生入學獎學金，免交第一年的學費，當時很高興得到這個獎學金，幫助很大。第二年再申請時沒有成功，因為只有成績最優秀或家境清貧的學生才可獲發獎學金。我自己這個經歷，某程度上誘發了後來為書院籌募成立獎學金的想法，希望能為學弟妹爭取多點的資助。

饒：當時書院設置的獎學金不算多。家境清貧的同學可以申請校內的助學金，但金額不高。我記得當年學費每年六百元，宿費則每月二十五元。同學也可當工讀生，協助書院一些部門如輔導處、教務處的工作，時薪好像是四元。此外，有一個名為「大專公社」的校外團體為香港大專院校的同學提供工讀的機會，新亞同學當中參加大專公社工讀者為數不少。參加的同學由大專公社派到不同的校外團體或社區學校工讀，然

後領取薪水報酬。記得薪資還算不錯（每月一百二十元），對一些同學來說，經濟上幫助很大。我也有參加該機構主辦的工讀計劃，被分派到紅磡一所教會辦的學校做一些文書性質的工作，大約每周一（約三小時）。

董：我也有參加「大專公社」的工讀，其中一項工作是到石硤尾徙置區公共屋邨七層大廈的天台學校教書。

饒：我前後在大專公社工讀了三年。除了工讀的收入外，我從二年級開始就獲得了「雅禮新亞獎學金」，一直到四年級畢業止，因此大致解決了我三年的學費及生活費用問題，不用父母支持。此外，我還榮幸獲得書院頒給各學系三、四年級學生中「成績最優獎學金」。關於「雅禮新亞獎學金」，值得提一提我的個人際遇。記憶中獲得此項獎學金的新亞同學應不只一人（每年人數多少則不復記憶），捐款者則為耶魯大學的畢業校友。院方要求獎學金得獎人寫信給捐款人致謝。我的捐款人是一名居住在紐約市名為布朗的醫生（Dr. Daniel



六七年畢業校友關係密切，不時茶聚聯誼

Brown)，他是耶魯畢業生。我們後來長期保持書信往來。一九六八年我到美國繼續深造時曾通知他，他覆信請我暑期到紐約跟他會面。一九六九年的暑期，我們真的見了面。我記得他親自開車到我下榻的紐約市YMCA旅舍，還載我到他在紐約郊區的一座豪華住宅吃了一頓晚餐。後來我把我們會面經過寫了一封信給雅禮協會駐新亞代表 Dr. F. S. Hutchins，並再次感謝雅禮協會頒發給我的獎學金。後來有新亞同學告訴我說，Dr. Hutchins 把我給他的信轉給「新亞生活」發表，但我手上則沒有這封信。（按：筆者在訪問後把這封信從《新亞生活》找了出來給饒校友留念。）這是我的「新亞情」的另一段回憶。

● 是什麼原因令您們開始回饋母校，捐贈獎學金？

袁：「一九六七校友獎學金」是在一九七七年同學畢業十周年聚會時發起籌募的。那年我到訪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看見校園內一處空地停泊了一輛二十年代的經典福特汽車，一群白髮蒼

蒼、盛裝打扮的老人正圍着這輛車拍攝合照。原來那天是這些校友畢業五十周年的回校日 (Home-coming Day)，當下就想到為什麼中大和新亞都沒有舉辦這類校友活動呢？校友們其實都曾受惠於母校，尤其新亞人特別重情，應該與書院保持聯繫，有機會的話甚至運用自己的力量回饋書院。與書院商討後，就開始舉辦校友重聚，希望藉此讓校友們感受到書院重視與他們的關係。外國的知名大學大多有過百年歷史，新亞雖是中大最早成立的書院，但六十多年的歷程仍是相對地較短。我們期望設立這個校友獎學金能孕育這種回饋的思想，為母校的將來定下百年基業。

董：這個六七屆獎學金最初成立時，當時畢業校友仍然很年輕，事業可能仍處於起步階段，未必能捐助太多。但經過以後幾年三次籌募增資，基金不斷壯大，現在滾存總額已超過一百萬元，實現回饋母校的理想。據知，六七年畢業同學以個人身份在母校設立獎學金基金的還有高美慶和張錦平同學，後者不久



部份六七畢業校友早前出席書院的致謝晚宴

前剛成立了一個永久性的「張錦平伉儷獎學金」。

董：楊汝梅博士在一九五〇年起加入新亞，歷任商學院院長，一九六八年退休，不幸於一九八五年辭世。我們一群受業於楊老師的學生，其中相當多是六七屆的畢業生，為紀念先師當年教導之恩，於二〇一〇年發起成立「楊汝梅博士暨夫人紀念獎學金」。雖然老師辭世多年，但很多由一九五〇年起至七〇年代曾受教於楊老師的學生都紛紛響應，即使身處南洋的校友也越洋捐款支持，非常難得，此紀念獎學金共籌得逾港幣一百萬元。有幾位捐款校友更細說楊老師當年如何幫助他們申請助學金，令他們的生活得以穩定下來，因此義不容辭支持這個獎學金，報答老師當年的恩情。我當年入讀會財也是楊老師親自取錄的，畢業後加入稅務局工作直至退休，事業算是十分順利，這也要感謝楊老師的教導。

饒：當時所有商學院的學生都必修會計學，所以早期商學院校友全都曾經

是楊老師的學生。現在商學院的學系，例如工商管理 and 經濟系的同學，已不再需要必修會計學了。當時商學院的課程設計是為了畢業生的出路更廣闊，楊老師可說是用心良苦。

董：我發起成立「楊汝梅博士暨夫人紀念獎學金」後，覺得自己還有些能力，又知道饒同學設立了以自己命名的獎學金基金，就有了成立一個自己獎學金基金的念頭。我們當年讀大學的學費非常便宜，但到我女兒幾年前在港入讀大學，才驚覺學費一年高達四萬多，負擔十分沉重，而且知道新亞的獎學金數量不足，故想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一些援助。我想要獎學金能持續運作，基金的本金要維持不變，只從基金的利息收益，每年派發獎學金予受惠同學。若我未來還有能力的話會考慮繼續捐獻，使基金不斷壯大，令更多學弟妹受惠。

饒：我在二〇〇八年退休時就有了成立自己獎學金基金的想法，因為當年自己也是受惠者之一，希望藉此回饋母校，就於翌年成立了一項永久獎學金。



● 當年在新的經歷有沒有在工作和生活上帶來什麼幫助或影響？

袁：新亞的日子令我們與老師和同學建立了很好的關係，這在日後在社會上的工作帶來了不少幫助。校歌歌詞中的新亞精神鼓勵同學們奮進前行，也是十分受用。

饒：新亞一向很重視通識教育，這對培養學生的思考力幫助很大。當時有的老師的教學方法很「活」，例如張丕介老師的西洋經濟思想史課。張老師要求修讀此科的同學選一位重要的西洋經濟思想家作獨立研究、寫論文和做口頭報告。這方法有效地訓練我們獨立學習的能力，對我以後走學術這條路有很大的助益。

袁：我們六七年校友組成了一個「茶聚小組」，時常有聚會和郊遊活動，漸漸其他六〇年代畢業的校友也有參與我們的聚會。

● 您們對領受的同學有什麼期望？

董：早年在獎學金頒獎典禮完結後，

書院只會邀請各捐款人舉行午宴，近年就同時邀請部分領獎同學出席，又請領獎同學們寫感謝信給我們，彼此溝通認識，是不錯的安排。我們希望領獎同學將來也能像我們一樣，盡自己力量回饋母校。

袁：我們的捐獻不算很多，但期望能帶動其他新亞人同樣以畢業年份或學系的名義籌募成立獎學金，幫助師弟妹。其實成立這類獎學金有助凝聚同班或同系校友的感情，算是有雙贏的效果呢！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如閣下認同書院的理念，並希望支持新亞獎學金，嘉許本院優秀學生，或協助有經濟需要的同學，歡迎與本院曾嘉欣小姐聯絡（電話：3943-7944；電郵：edithsang@cuhk.edu.hk）。